

心的一切情感及隐秘的愿望如数交与他们，任他们负载着我的灵魂演绎他们伟大而豪迈的爱情与权谋。”编剧郑重充斥着前缀、倒装、定语等“英语戏剧”范式的文字风格，使观众分分钟联想到被老莎支配的“恐惧”。

400多年后的我们，为何依然要纪念莎士比亚？因为，他作品里的爱、恨、妒、嗔、贪、劫数、天命……从未变过，于这挣不开、跳不脱的人世一再上演。观众着实庆幸莎士比亚的不朽名剧能够经典永流传，一如他自己在十四行诗中所写的：你的永恒之夏不会褪色；你不会失去你的俊美的仪容；死神不能夸说你在他的阴影里面走着，如果你在这不朽的诗句里获得了永生；只要人们能呼吸，眼睛能看东西，此诗就会不朽，使你永久生存下去。

那么，请走进剧场，多品析几遍“莎士比亚出品”吧。还记得电影《莎翁情史》里拥有三层观众席的圆形剧场么？这座属于莎士比亚

他作品里的爱、恨、妒、嗔、贪、劫数、天命……从未变过，于这挣不开、跳不脱的人世一再上演。

的环球剧场，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饱受争议。1599年，伦敦唯一一位剧场的拥有者卡思伯特·伯比奇为了扩大规模，将老剧院拆下来的砖瓦木头运到泰晤士河边，建了一个更大的环形剧场，并找来正当红的莎士比亚作为合伙人——不仅给了他剧场的一部分股份，还将他写的戏剧作为剧院的主要剧目。另外，莎士比亚本人也是剧场里的重要演员。可惜，环球剧场的运道差了些——莎士比亚去世前三年，屋顶被一枚舞台效果炮弹引燃，整个剧场付之一炬，好在不久就重建了起来；1642年，清教徒以戏剧有伤风化为由关闭了伦敦所有剧场，并将环球剧场拆除。

今日为人所知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，是美国导演兼演员萨姆·沃纳梅克发起筹建的。剧场位于泰晤士河南岸，距离原址仅200米，按照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努力拼凑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设计。它也是自1666年伦敦大火发生以来，首座

获得批准修建的草屋顶结构建筑。1997年6月12日，面貌一新的环球剧场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主持下正式开放。此后，只要不出意外，剧场每年夏季都会上演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剧作家的作品。

这个在质疑声中问世、在轻蔑的口吻里谈论——例如，“难道不就是个哗众取宠的、闹哄哄的旅游景点吗？”——又在每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尽职尽责重现莎剧“名场面”的“老英国剧场”，始终兢兢业业地延续着早已逝去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之灵。是的，老莎借麦克白之口，将人生定义为“如同痴人说梦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，却没有任何意义”；但不要忘了，他也借波特穆之口说过，“我们将会再度相见。在那里，我们将会更加热情而无畏地排演人生。记住，接纳痛苦，并力求完美——让我们后会有期”。

后会有期，亲爱的莎士比亚，我们剧场见。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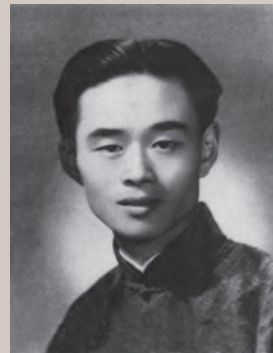
基情疑云挥不去

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前126首，献给的是位年轻贵族，一般认为，这是在描写作者与他之间真挚的友情。专家经过考证，倾向于认定这位贵族是第三代南安普顿伯爵亨利·赖奥思利。

不少现代研究者对赖奥思利和莎士比亚之间的关系津津乐道，甚至有人断言这两位存在同性之爱。考虑到伯爵从青年时代起便喜欢文学，礼贤下士，并慷慨大方地资助过莎士比亚，我们不便判定莎翁“我对阁下的爱永无止境……我的所作所为皆为了你，我的全部都属于你”云云以及一些更夸张、更令人想入非非的表达，究竟是感恩金主、漫天飞舞的“彩虹屁”，还是发自肺腑、为伊癫狂的断袖情。

怀念朱生豪先生

朱生豪(1912年2月2日—1944年12月26日)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的人之一，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，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。2024年也是朱生豪逝世80周年。



朱生豪

整理：Anne 制图：刘绮黎